



書目集
道春
序

口仁12
2510
5-1



40

50

天保再刻

道春點校正

小松板 四書集註

浪華書林 積玉圃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帥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

門口仁2
號25/0
卷1-5

四書 大學章句序

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

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

四書 大學章句序
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
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
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
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
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
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

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
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
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
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
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

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

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大正七年七月廿一日

杉八郎

大贈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成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齊家以下。新意識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

大讀作泰。諫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誤。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

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

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皆自明也。皆言自明。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列書

皆言自明

已德之意。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本誤在後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條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間斷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也。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至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正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緝

作綿○詩小雅綿蠻之篇綿蠻鳥聲丘隅岑

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

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

之處也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萋竹

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六反萋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

作吼諠詩作諛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

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錐鑿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謹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滌洗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小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別有闕文。

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而然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此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
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是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入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問音閉厭鄭氏讀為厭。○間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

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

知至而后意識。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弗粉。反憶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有。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

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

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
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
舊文
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
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
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
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
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

諺音
頽

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會得
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奪○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入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大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味數上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

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二夫之不一。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應。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

義如不欲上之無礼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尺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碎則為天下

下僂矣節讀為截碎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人帥尹氏也具俱也碎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均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衆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蓋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矣。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
 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於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則者，人之所向欲，不
 能繫姓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
 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繫姓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不能者之得失也。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也。秦誓曰：若有
 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媮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媮。忘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

有媮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也。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也。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
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
理存亡之幾決矣
 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
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
此以至終篇皆
 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上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上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許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
孫蔑也畜馬乘七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米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良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繫

知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

凡傳一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正大其第

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

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 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予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一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止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
名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不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不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詒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大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二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故人之則猶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或與。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性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出於天。亦此意也。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成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

長。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莫見乎

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

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中。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一體。吾之心止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揚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上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時而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

失中不及則亦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

知此道之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以常不明也。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驢而納諸罔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憐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罔。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反。○罔。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背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聞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也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

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枉金革死而不厭北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枉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喪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喪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執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

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皆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以不能。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也。

矣。餘見第

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不能。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止者。詩云。鸛鳴于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鸛。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類。辰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節子思喫緊為入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

結上

文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厚其卑近。以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思恕違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心。為忠

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

四書

中庸

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昆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能。皆費也。而之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

位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
行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傲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
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正音和。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
之言，以結
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思字者，故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辟，譬也。邇，近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
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也。子思曰：父
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於妻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如
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
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與聲然物之終始，其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句小言大而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四書 中庸 卷之三 十三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

至而滋息為培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故大德者必受命

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

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

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

王述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樂。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七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策。版也。力。版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故爲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

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文承

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

天下之達道。仁者。大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

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者人也。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

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入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在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則誠而已矣。達道雖入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入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四書 中庸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敗。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敗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敗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喜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者誠也凡為天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指其劫反行去聲○凡事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之屬豫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未能真實而無妄也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
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
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利而行有弗學學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
為則必要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果能此道矣。雖愚必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喪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入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一。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喪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喪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道言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福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置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道言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誠者物之所以

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皆實理之物。

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
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
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
實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
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
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
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
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於中也。徵則久。則徵。常
於中也。徵則久。則徵。常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驗於外也。徵則久。則徵。常
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
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
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
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不示人德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學者宜盡心焉。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目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次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曰。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質諸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數。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
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溥博淵泉而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

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
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
之誠無妄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
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
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其於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
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懇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
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之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
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
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光然而日亡君子之

中庸

三十三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衣去聲，綱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
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襲衣。
襲，細也。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
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
繼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
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
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
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改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小
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
西九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
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四書

三十一

假格同鉄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之也。威畏也。鉄。砭。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詩云。予懷明德。不大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王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

中庸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

終

